

【浮世绘】

两棵无花果树

□雪樱

楼后面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无花果树，另一棵也是无花果树。

两位老人是后搬来的，他们看中了一楼的小院。一年半载后，楼前楼后扎起一道篱笆，用铁丝圈起来，大小花盆依次摆放，红艳艳的，平添诸多生机。小院紧挨过道，有风吹过，沁人心脾的花香大片大片洒出，叫人不忍挪动脚步。精心打造的小院子，成为他们的精神后花园。

老先生身材微胖，个头不高，说普通话，凡事听老伴发号施令。老太太鼻梁上架着眼镜，一根断了的眼镜腿上缠着胶布，她挽着长发，银光流泻，着装朴素，大部分都是自己用缝纫机做的衣服，或旧衣服稍微一改，添个领子，绣朵碎花，就洋气得很，自带南方人的精致。她说话慢条斯理，嘴角溢出不易觉察的笑容。刚搬来时，我以为她是退休教师，怎么也想不到她是位妇产科医生，那双纤细又皴裂的手，不知迎接过多少孩子出生。她把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，蒸米饭用碗计量，三餐摄入都有度量，她不允许浪费，更看不惯年轻人吃外卖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每年冬天集中供暖前后，新大米上市的时候，她一次购买几百斤，够吃一年的。米贩子给她送上门，“黄河大米，新碾的，不信你闻闻！”她点点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送大米的小伙是本地的，年年来看，扛着成麻袋的大米，轻松自如。眼看小伙变成了大叔，老太太的动作也变得迟缓，但脸上的和蔼笑容不变，好像凝固住似的。

岁月不饶人，一寸一寸从指缝溜走，转眼就是一个春秋。除了大米，她还采购蔬菜，大白菜、胡萝卜、大葱、洋葱等。附近有一处蔬菜批发市场，最初她骑自行车去采购，骑得慢悠悠的，但很稳，回来后座上的网兜鼓鼓囊囊，捆绑得结实实，那是一家人的烟火气。不知何时起，老太太有了新“座驾”，一辆电动四轮代步车，她坐在里面，显得很舒适，引得四邻围观。她的态度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，等老得动不了了，就顺其自然。他们膝下有两儿一女，在国外的小儿子给他们寄营养品，每月给赡养费；在外地的女儿逢年过节回来看看；在本地的长子下岗多年，早些年离异，后来又重组家庭。老两口有事就打电话，没事孩子们很少来。与其说老两口喜欢清静，不如说他们会享受晚年——儿女的事，不逾矩，不该插手的不管；自己的事，尽力而为，求个自在。

他们的小院，经常有孩子闯入，搞得一地狼藉。她和老伴在家轮流值守，透过后窗，盯着小院里的花草。有时候她在窗前做针线活，有时候老先生在看报纸，午后的光线折射过来，刺得睁不开眼。偶尔，她外出时，老伴在家打起了盹儿，孩子们趁机溜进小院，薅一把小

花，踩着枝丫爬上树，揪几个无花果，少不了沾一袖子或蹭一裤子乳白色液体，那是无花果树的汁液。这两棵树好比两位老人养活的宝贝，从小苗移栽过来，浇水、施肥、培土，一年、两年后，起了势头，葳蕤开来，像两把撑开的碧色巨伞，枝叶密密匝匝，结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的。午后时分，经常看见老太太修剪树枝，她有专门的剪刀，上上下下，一招一式，像极了园丁。回来看到小院遭破坏，她脸色大变，上前察看树的损失，又弯腰端详花的损失，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像一串灰色的省略号。“这些孩子太调皮了，下次别让我逮住！”她喃喃自语。说完，她进屋取来扫帚，清理地上的残枝，把花盆重新摆放，好像做完这些，才抚平了心里的不安。

除了孩子们捣乱，隔壁住户黄老师家的鸽子笼也让老太太不安。鸽子笼是长方形铁笼，里面养着四五只鸽子，有的还是信鸽。每天清晨，传来鸽子咕咕的叫声，那声音轻快，带着韵脚，把人引向天空的高阔。鸽子比孩子还淘气，一个不留神，它们就钻进小院里啄花，特别是刚冒出来的花骨朵，被啄个干净。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，隔三差五找黄老师理论，劝他把鸽子送人。黄老师也是知书达理的教书匠，喜欢花，也喜欢鸽子，搞得很难为情。有段时间，他养的鸽子抱窝，二十多天后，孵出几个鸽子蛋，雪白透亮，纹理有致。一楼住家的小男孩不知怎么发现了，一天上学出门前，他提开笼子的门，缩身子钻进去，手里捧着三个鸽子蛋，反复摩挲，把玩，玩得差不多了又放回笼子里，探探身子钻出来，重新把笼子门插好。这一幕被老太太看到了，她笑吟吟的，背着手来回走动。她也知道，小男孩喜欢吃他们家的无花果，趁她做饭的空当，悄悄跨进小院，伸手拽着枝子，揪个所剩无几，用外套兜回家，被大人呵斥了一顿。

伴随着小院领土不断向外扩张，楼前楼后的空地缩小，惹来一些邻里纠纷。老旧小区，过道狭窄，私家车见缝插针地停车，车位之争愈演愈烈。某天早上，楼前的一溜花盆被车轮轧碎了，老太太马上跑出来，厉声喊住车主，“赔我花盆！赔我花盆！”“大娘对不起，我上班到点了，回来赔你钱！”“我才不要你钱，还我花！”老太太说。在邻居的劝和声中，车主先去上班了，留下老太太的背影，在晨光烁烁里来回摇曳。

每年盛夏时节，迎来无花果收获季，也是他们的节日。老太太施肥有方，平日用淘米水浇灌，把鸡蛋皮、带鱼内脏等埋进土里，两棵树认真地吸纳精华，努着劲儿开枝散叶，努着劲儿膨胀果实，结出的果实比一般的无花果都大，掂在手里，果芯绽出裂纹，绿中透红，那份蜜甜在眼底流淌，没有人见了不心生欢喜。老太太有打果子的特制竿

子，顶端头上带钩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够一个精准。他们吃得很少，估计是血糖高，隔几天打一盆，隔几天再打一盆，收集起来，赠给亲友品尝。我亲眼见她给人送果子，前面楼上的邻居，也是一楼住户。老太太用手指轻叩后窗，顷刻，对方探出头来，一个白发芬芳，一个银发优雅，两人凑在一块，拉得热火朝天，声音噙噙噙噙，像是小鸟啄食。她递上几个无花果，示意尝尝鲜，对方推让，她按住对方的手，“嘘”的一声，做出别声张的手势，摆摆手，转身回家。那一幕开窗送果的场景，动人又隽永，令人久久回望。

两棵树的绿荫逐年扩张，把小院庇护起来，居民区里的一处幽静，成为他们惬意的避风港。渐渐地，老先生出门拄上了拐杖，脚步踉跄，说话含糊不清，听说是脑中风后遗症。不久，一楼隔壁的两居室房子被他们全款买下，打通一堵墙，空间敞开，老先生可以在室内走动锻炼。从那以后，很少再见他出门，除了去医院。老太太更加忙碌了，买菜、取药、晒衣服，还要侍弄果树和花木。大雨天，把花盆搬到屋内，排到三层架子上；天晴了，再把花盆搬到小院里。她盆栽的茉莉，开得肥嘟嘟的，香气撩人，谁路过小院，就会带走一身花香。

树会老去，人也会老去。树老去是活得忘记年龄，站成高大笔直的模样，献出绿荫，成为天空和星月的一部分。人老去是病痛与煎熬的交织，一步步退守，一步步回头地回望，直到有一天重回大地深处。老先生走得很突然，也很安详。那年初夏，树上的无花果刚刚探头，他看到了第一抹红晕，也望见了黄昏的余晖。一场暴雨过后，地上落了一层无花果，哀哀戚戚，惨不忍睹。小院陷入一片死寂。老太太像变了个人，头发披散，胡乱言语，穿一身睡衣跑出门，好几次走失，被儿子找回来。有一次，儿子找了她一天，也报了警，天黑时抱着她回来，她的身体蜷缩，像个孩童。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已经完全失忆。儿子每天早上过来照护，晚上回家。小院逐渐变得荒芜，只有那两棵无花果树，一年年结果，又一年年凋零，迎着春光再度枝丫摇曳，循环往复。

大约是前年初冬，连续几天大雾笼罩，两棵树收敛起最后的生机，悄然转身走进寒冬。似乎，老太太也是努力撑到了入冬前的最后一刻，与两棵树相互依存。听闻她去世的消息，已是半个月后。我的心头一阵痉挛，久久不愿说话。出门路过她家，窗户被窗帘严严实实地遮着，楼前的篱笆不翼而飞，楼后的花盆一片凌乱。两棵无花果树静默伫立，树干蜕皮，枝叶遮蔽，仿佛要把小院淹没，连同过往岁月里的树下往事，一一带向云端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有所思】

关于时间的一些思考

□丹萍

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暑假期间，太阳很大，蝉叫的声音聒噪得很，我妈带我去看牙医。牙医很负责任地说，我有两颗牙齿的中间多出一个尖尖来，现在没事，但如果不处理，将来会出问题，看看是现在就处理，还是将来再说？

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可能在当时我的问题比较典型，医生还叫了很多实习生过来看——也算是我的高光时刻了。我当然大喊“将来再说”。

今天牙痛去看牙医。医生说，我的牙齿中间有个小尖尖，现在被磨平了，伤害了神经，必须做根管治疗——那么多关于“将来”的说法，只有牙医的兑现了。套用网络当红的句子：小时候打出一颗子弹，现在直中牙尖。

看完牙医，我去裁缝那里取衣服。前几天在网上挂号时，一直显示“信息有误”，让我到医院处理。我觉得为了网络账号跑一次医院太不值得，但不处理就要线下挂号，总之也要跑一趟，于是我就想着顺便在医院旁边找个裁缝改衣服，增加一次出门的价值感。

到医院处理完账号，手机搜索裁缝店，有点远，顶着太阳慢慢走过去。我有两条裙子，也不是特别贵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但我每隔一两年就拿出来改一次，改了也没穿，放两年又拿出来改。也许它们的使命就是留下来放着吧。前几天去医院时顺便把衣服留下改，今天看完牙医，正好顺便取回来，完美。

以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没什么意义。好多朋友出去旅游了，我也安排了假期的行程，但我觉得这些无聊的日子才是最好的。

把生活的颗粒度变得很小，那种莫名其妙的急迫感才会消失。

以上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其实，任何事情，你若追问三句，都没有意义。比如：旅游有什么意义？可以增长见识啊。增长见识有什么意义？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啊。更好有什么意义……

最近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，就是我能理解我的娃，也能理解我妈。

比如今天早上我去看牙医，但放假在家的娃还没起床，我就纠结起来，要不要做早餐呢？如果我做早餐，看牙医的时间就会很紧张，我肯定要忙得四脚朝天，搞不好要迟到。而且，没有我在家监督，娃很可能也不吃，甚至干脆不起床，做了早餐也是白做。但娃的假期不长，我准备做的白汁意面特别好吃，很希望能尝到。如果我不做早餐，娃可能会点外卖，不健康，还要花钱，而且冰箱里的食材可能会浪费。

我坐下，认真把这个事情捋了一下：娃喜欢吃最好；他不吃，我也要认认真真吃一下早餐；如果剩下了，我中午还可以吃，不会浪费——只有这个理由成立，我才去做。我严肃地问自己，这个理由成立吗？

每次我回沈阳老家，我妈总要起个大早做早餐，然后催着我吃。现在我理解她了。

但我也理解娃。我回沈阳时也很想叫外卖，吃点我在广州不常吃的东西。娃在国外读书，暑假回广州，也有很多想吃的东西。

所以现在是我的一个历史时刻，再年轻点的时候，对我妈理解不了；再老一点的时候，忘了自己曾经怎么想的，对娃可能理解不了——要珍惜啊，现在这么优秀的自己。

以上，是关于时间的一些思考。
(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)